

长篇大书《杨家将》之二

大战黄土坡

郝艳霞 刘琳 邱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124
476

长篇大书《杨家将》之二

大战黄土坡

郝艳霞 刘琳 邱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封面设计：赵凤岐
封面题字：房 坚

长篇大书《杨家将》之二
大战黄土坡

郝艳霞 刘 琳 邱 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第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7 12/16·插页 2·字数 175,000

1982年2月第1版

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33,5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14

定价：0.80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杨六郎充军延安府
高君保护灵汴梁城.....(1)
- 第 二 回 寇天官惩罚黄守义
宋太宗搬请余太君.....(13)
- 第 三 回 余太君挂帅赴边关
杨排风出马战韩广.....(27)
- 第 四 回 高君保力敌北辽将
杜金娥报号黄土城.....(41)
- 第 五 回 杜金娥松林生姣子
余太君土城战韩昌.....(55)
- 第 六 回 高君保突围搬兵将
寇天官背靴访六郎.....(68)
- 第 七 回 八贤王遭难芭蕉寨
杨延景会战孟伯昌.....(~~102~~)
- 第 八 回 黑山王单骑偷营帐
杨六郎大义收孟良.....(100)
- 第 九 回 追焦赞孟良访岳胜
教君臣郡马战群雄.....(114)
- 第 十 回 郡马走险入虎穴
君臣患难抛生死.....(129)

- 第十一回 青龙寨郡马收岳胜
黄土城孟良战韩昌……………(143)
- 第十二回 杨郡马抖威退辽兵
谢金吾夸官闹杨府……………(160)
- 第十三回 太君上殿伸冤屈
六郎探母离边塞……………(175)
- 第十四回 无佞楼上探虚实
状元府里杀金吾……………(190)
- 第十五回 状元府题诗留灾祸
孟伯昌挥斧劈三关……………(207)
- 第十六回 郡马舍命保义弟
孟良发兵打汴梁……………(224)
- 第十七回 围汴梁孟良斧劈三将
救郡马寇准智荐二王……………(240)
- 第十八回 寇准思谋退兵马
六郎充军离汴梁……………(259)

第一回

杨六郎充军延安府 高君保护灵汴梁城

话说八王一到，把监斩官东台御史黄守义吓得跑上金殿给皇上送信去了。太宗一听八王来到，忙叫人请上殿来。

八王见过太宗，说道：“小王晚来一步，想不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！不知太君、郡马和王丞相身犯何罪要在午门斩首？”

太宗听完八王问话，就把刚才金殿之事说了一遍。八王又问：“寇大人身犯何罪？”

太宗说：“他没罪。”

八王说：“既然无罪，为何把官职一勾到底永不听用？”

太宗一听，心想：“寇准，真有你的！你把朕算琢磨苦啦！”叫道：“御侄，谁说朕勾掉了他的功名？是他自己辞官不做呀！”

八王一听，心想：“这也许是寇准言语不实，不能再追究，不然寇准倒许真有欺君之罪了！”就接着说：“他辞官也好，你勾掉的也好，象这样两袖清风的忠臣，我是舍不得放他走的！求叔皇召回他官复原职。”

太宗心想：“干脆别找麻烦，这个情准了吧。”立时传旨召回寇准官复原职。寇大人来到金殿谢过太宗，又重新戴好乌纱。

太宗又问：“御侄还有何事？”

八王说：“太君根本无罪，郡马去黑松林劫杀潘洪是受我之命，王丞相为救忠良而保本，偌大年纪说了点儿过头话也不足为怪。这三人都杀不得！”

宋太宗闻听此言，真是骑虎难下。暗想：“如果准了本，自己的脸面无光。”于是，横下一条心说道：“杀他三人，朕意已定。御侄不必多讲，回南清宫去吧！”

一听这句话，八王可急啦！“怎么，不准？叔皇可别怪我无礼了！”

说罢，手举凹面金铜向太宗打去。当时把皇上吓坏了，叫道：“御侄饶命啊！朕有话讲。”

八王听罢，这才收住金铜。

为什么太宗这么怕八王呢？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。

宋朝的江山本是太宗之兄宋太祖赵匡胤得来的。当初赵匡胤和大哥柴荣、三弟郑子明结拜时曾讲过，日后打了天下，大哥柴荣先坐，柴荣坐完传给赵匡胤，赵匡胤坐完传给郑子明。后来果真打了天下，就由柴王做了皇帝。等到柴王病重不行了，就要传给赵匡胤，赵匡胤说啥也不坐殿，让传给三弟。郑子明说大哥有儿子，传给侄儿吧。柴荣推让半天，二人执意不肯。最后无法，柴王把儿子叫来，给二位叔叔磕了头，谢二位叔叔让了江山。柴王的儿子叫柴宗训，等柴王死后就坐了江山。没坐多久，汴梁东北的陈桥接连打来三次战

表。赵匡胤就带苗光义、高怀德、罗彦威、史彦超等人带兵去打陈桥，到那儿之后，发现平安无事，并无反兵反将。这时，苗光义才对赵匡胤说明是他们打的假战表，为了把赵匡胤诓出京城，叫他带兵再打回去，夺皇位。赵匡胤不答应，说既然让给了柴宗训，就不能再害他，那样对不起去世的柴荣大哥。可是那几个人并不容他分说，高怀德早有准备，拿过一件黄袍就给赵匡胤披在了身上，众将跪倒就拜。这就叫做：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

赵匡胤无奈，就带领众将进京去见柴宗训说明此事。叫他去云南为王。柴宗训年纪小，又没人支持他，也只有听从安排了。柴宗训说：“我走倒不要紧，我有一个妹妹柴美蓉，现在还小，带着不便。”

赵匡胤说：“那就放在我身边吧。我会待她如亲生女儿一样，你就放心吧！”这样，宗训去云南昭通府为柴王。妹妹柴美蓉留在赵匡胤身边，和他儿子赵德芳一块儿读书，俩人亲如兄妹。赵匡胤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宋，封苗光义为军师，又大封众位功臣。

当时，郑子明正在生病，不知道陈桥兵变赵匡胤登基。等他病好了知道此事，到金殿大骂赵匡胤，说既然把江山让给了侄儿，侄儿也磕了头，为何出尔反尔？现在把侄儿赶走，怎能对得起死去的大哥？非要杀他不可，由金殿一直追到后官院。正赶上赵匡胤吃醉了酒，被骂得心头火起，结果杀了郑子明。

郑子明的夫人陶三春也有一身好武艺，听说丈夫被杀，跨马提刀要杀上金殿。赵匡胤闻讯，忙下令紧闭午门，来到

皇城上。陶三春在皇城外边不停地大骂，文武官员连说好话，三春就是不依，非要造反不可！赵匡胤心中也十分悔恨，感到确实对不起陶三春。苗光义说：“万岁酒醉失言才杀了三哥，嫂夫人岂能再怪杀万岁？”

陶三春说：“不杀背信弃义之人，我死不甘心！哪怕我剁他一刀杀不死他，剁了他的龙袍，也算给我的丈夫报了仇！”

苗光义说：“你说话可得算数！”

说罢，叫赵匡胤把龙袍脱下来，扔在午门外。陶三春一见龙袍落地，一气之下摆大刀连砍数刀！这段书就叫：斩龙袍。然后陶三春大哭了一场，圈马离开午门，远奔他方。

赵匡胤酒兴过去之后，心里明白了，不禁恼恨苗光义：“我杀郑三弟时，你这个军师为什么不管？你如要管，我能把他杀了吗？”因为他和郑子明是生死之交，越想越后悔：“我办错事你不拦，要你这军师何用？”一气之下又赶走了苗光义。这正是：醉酒杀了郑三弟，醒酒撵走苗光义。可是，日后他又后悔了，又把苗光义的儿子苗从善找来，封为军师。

到了赵匡胤病危时，他留下了遗诏，传位给儿子赵德芳。就在他临终前，他的二弟赵光义进宫探望，吩咐太监们都退出，宫内只留他二人。到后来内侍们只见里边烛光摇曳，斧影闪动，等赵光义出殿时，只见他手拿遗诏，说太祖已然驾崩，诏书命他接位，这就是二帝太宗。到底太祖临终都说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甚至于太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谁也不清楚！这就是所谓的“烛光斧影，千古之谜”！这时，宋太祖的皇后贺氏可不干啦！上殿大骂：“你皇兄虽死，还有太子

在，你为什么篡位？”

太宗连忙对贺后说了百般好话，又把赵德芳找来，说：“德芳年纪太小，不便处理朝政。事已如此，皇嫂不必再叫我让位了，我这不过是替皇侄管理朝政。今日当着皇嫂和满朝文武，我加封皇侄为八千岁，领取八个王子的俸禄，可以上殿不参王，下殿不辞王。并赐凹面金铜，上管君、下管臣，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。”

这样一说，贺后也不好再骂了。太宗又把贺后送进养老官，贺后也就认可了，不再争了。尽管如此，二帝总觉得亏心。八王和柴美蓉在官院里一同长大，好比亲兄妹。后来柴郡主许配了杨六郎，八王自然对六郎也另眼相看。再说杨家又是忠良，八王哪能不偏爱呢？所以才在金殿上一怒之下，举起凹面金铜要打无道昏君！

文武百官一见，连忙齐来阻挡，要八王千岁铜下留情。寇大人急忙上前说道：“万岁，还是放了太君母子才是，臣等全都跪下啦！”

这时，二帝太宗也只好就坡下了，说道：“爱卿们请起来，孤赦免他们死罪就是。”

八王说：“放走潘洪老贼，犹如放虎归山，日后必然为害。”

太宗说：“郡马劫杀潘洪，总还算抗旨。如今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把他发配延安充军十年！不然，孤还有何脸面坐殿？”

八王一听，也觉得差不多了。王丞相骂他，寇准捉弄他，也够他难看的了！如今把余太君和王丞相全放了，只是把郡马充军，总还得给皇上留个台阶，就答应说：“就依叔

皇。不过得有个条件：得派个公正之人押送郡马，不然在中途也许被害！”

最后议定叫高君保押送，今日回府准备，明日启程。

退朝之后，八王、寇大人和太君一起来到杨府。太君含泪对八王说：“明日六郎走后，我打算全家辞官，回乡为民，看来久在朝中，无有什么好下场！”

八王说：“太君不必难过。高君保一路保护郡马，料也无妨。到延安以后，我已叫君保带有我的一封书信，那里的官员也不会难为我的妹丈。过几个月，我再动本保郡马回京。如万岁不准，我另有办法。辞官之事，万万不可。就是万岁放了，我也不放！”

寇大人说：“不用说八王不放，就是我寇准和朝内群臣也不会放杨家走！还是等郡马充军回来后，另作商议吧！”

太君无奈，只好点头答应，然后送八王和寇大人各自回府。这一夜，太君千思万想，彻夜不眠。次日清晨，全家都起得很早。八王和寇大人也来了，太君接入前厅落座。不多时，高君保和二位解差张茂、刘平带公文来到。八王嘱咐二位差人不许难为郡马，二人说：“我们知道杨家满门忠良，请万岁放心，路上我们一定照顾好郡马！”

太君又请八王、寇大人陪同高王爷一起吃了饭，对二位解差也酒宴款待。吃饭时，郡马想起了一件事，对八王说：

“万岁，我有一位结义之友叫王强，我回京途中在风云店与他相遇，我告潘仁美的状纸，就是他给我写的。我原想打完官司保他人朝为官，不想拖至今日，一直没机会见他，他还住在北门里王家店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充军走后，请万岁

提拔一下才好。”

八王问：“此人没错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六郎这一说可坏啦！因为他并不知道王强的根底。

这王强真名叫贺黑律，是北辽的文武状元，也是肖太后的二驸马。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原话，肖太后和大驸马韩昌商议，叫他设法打进中原做奸细，以便里应外合夺取宋室江山。他领命之后，半路在风云店遇见六郎病倒店中，他借机会照看六郎，与六郎结拜，从六郎口中听说从两狼山追下来的贺黑雄被六郎杀死，他表面未动声色，心里咬牙切齿，因为贺黑雄正是他的哥哥。

八王听郡马保举此人，就答应上殿保举。吃过饭后，郡马和家人洒泪而别，跟随高君保和二位解差奔赴延安。

转天，八王上殿见驾保举王强。太宗经过金殿御试，见王强果有才学，于是就把他留在宫院教太子念书。从此，这个北辽奸细就打入了宋朝的心腹之地了。

转眼又过了七八天，高王爷回殿交旨。太宗问：“可把郡马押送到延安？”

高君保万分难过地说：“郡马出京后，中途水土不服，得了急病，未等请来先生诊治，郡马就已身亡！”

君保上殿禀报君王，
未曾说话面带惊慌：
“万岁，臣奉圣旨押郡马，
不料想他中途染病一命亡！”

木棺椁放在大车上，
运回了郡马杨六郎。
他身有罪停车在城门外，
奏请万岁拿主张。”
高君保话语才收住，
满朝文武泪成行，
全都惋惜忠良将，
充军而死叫人心伤！
太宗听罢忙传旨：
“快请太君和八王！”
不多时八王和太君到殿上，
高君保又从头至尾说端详。
八千岁二目之中流热泪，
太君含泪奏本章：
“既然六郎急病死，
求万岁，准许棺椁进汴梁！”
在一旁惊动了东台御史黄守义，
他狗眼圆睁细端详，
看看太君和高君保，
只觉得一时哭来一时慌。
高、杨两家交情重，
这里面一定有文章！
想罢上前尊：“万岁，
臣以为郡马没死瞒君王！”
八王一听发了愣，

寇大人心里也暗思量，
“我寇准也正然这样想，
郡马不会一病即亡！”
还没等太君把话讲，
高君保一旁怒气满腔：
“东台御史黄守义，
你说这话太不当！
众位大人谁不掉泪，
你反倒恶语把人伤！
你和杨家有何仇恨？
为何说孤家欺君王？”
高王爷越说气越往上撞，
犹如烈火燃胸膛。
举拳要打黄守义，
太宗急忙拦高王。

“高爱卿，金殿不可动武，有理讲理。”

高王说：“万岁，黄守义说郡马未死，说臣欺君，为臣哪能不急？”

太宗问：“高爱卿，你怎么知道郡马未死啊？”

黄守义说：“郡马出京时如生龙活虎，怎能一病即亡？为何别人服水土，他不服水土呢？实难令人相信！高、杨两家，情同一家，臣以为杨六郎早就偷着回了杨府，棺槨里一定没人！”

这个奸贼一说完，寇大人想：“嗯，差不多，我也是

这么想的。”八王也想：“真要是郡马未死，我是谢天谢地！”

高王听黄守义说完，便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敢和我打赌吗？”

黄守义说：“敢。”

这个奸贼刚才又偷看太君，觉得太君表情不安，心想：“郡马绝没死，棺材里既使有人，还不一定是谁哪！潘太师待我天高地厚，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太师报仇！”这时，他又说：“开棺检验如果没有郡马尸体呢？”

高王说：“输我人头。如果有郡马尸体呢？”

黄守义说：“我愿在万岁面前认罪！”

高王说：“好！”

黄守义说：“请万岁下殿，君臣同去检验。不然高王若恼怒，我可不敢惹他！”

太宗应允，和众官员来到午门。此时，灵车早已进城。

六郎的灵车进了城，
大街小巷一片哭声，
哭的是杨家忠良将，
一片丹心保朝廷，
没想到郡马又丧命，
怕得是汴梁犹如风里的灯。
灵车到了午门外，
满朝文武来迎灵，
东台御史黄守义，

又是喜来又担惊：

“真若是六郎尸体在，
我输给高王活不成；
可棺材里若没有杨郡马，
高、杨二家就犯死刑！”
奸贼心中胡乱想，
忽听外边起人声。
来了八姐、九妹和郡主，
午门以外来请灵，
一见棺椁齐悲痛，
泪如雨下眼哭红。
柴郡主边哭边把太君叫：

“为什么棺椁不抬回杨府中？”

老太君对郡主说明要在午门验尸，郡主看了看黄守义，心中暗骂奸贼！

此时，太宗传旨开棺验尸。众官员心里全都七上八下，又盼郡马不死，又怕蒙君有罪，可见到杨家的人又这样痛哭，又不得不信。寇大人心中很耽心，怕棺中无人，杨家罪责难逃！等打开棺椁，众人一看，果然郡马躺在那里，脸上蒙着一块白绸子。黄守义亲自揭开绸子一看，果然是杨郡马，这一来吓得他浑身乱抖，手脚冰凉。皇上和八王也都看见郡马了，八王当时就昏倒了，内侍忙过去搀扶。在这混乱之时，有人就要把棺材盖上。寇大人说：“慢，我再看一眼。”

高君保和太君都说：“大人别看了，他死得够可怜啦！”

寇准说：“我和郡马虽相处不久，但情深似海，我一定再看他一眼。”

寇准说完，伸手揭开六郎脸上的白绸，盯住郡马脸上仔细一看，放声痛哭：“哎呀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杨郡马你真死了！”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